

蔣中正替國民黨派系措了黑鍋

● 胡濤

(前立法院秘書長)

(彩色圖照刊第四頁)

有些研究政治內幕或寫作歷史的人說中國國民黨領導人蔣中正正在黨內製造派系，利用派系間互相傾軋鬥爭的手法來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又說這是他分化統治的統馭術，導致很多人也作如是觀。恕我指出這是扭曲歷史真相的說法，我們如再以訛傳訛，便使蔣永遠背上這個黑鍋了。

三大派系其實不存在

國民黨在三四十年代中確有三個大派系的存在，但除了一般人習稱的青年團系是國民黨為了團結全國青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個專屬組織外

其他的政學系和CC系根本是兩個無形的團體，並沒有什麼組織。這兩個團體是兩個對國家領導人效忠分勞的群體，政學系志在獵取政府中的高等職位，成員是一群官僚政客，CC系是一群較有朝氣的政治幹部。兩者不但沒有互相排斥和鬥爭的情形，而且還相互為用各盡所能的為政府效勞，歷史上斑斑可見。這三個派系絕不是蔣中正製造來分化統治的機器。

政治上派系間的相互傾軋鬥爭，會被統治者用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確有其可能性，但一個淺顯的道理是派系間的鬥爭也會抵銷和衷共濟的功能，

聰明睿智的蔣中正難道不知道水能載舟也能覆的道理？所以他對派系是深惡痛絕的，這可從他個人的傾向看出來。

提名閣揆遠離派系

四十年代進入憲政時期，依憲法規定，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的行政院院長須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在大陸時期，蔣總統屬意的四個內閣閣揆都是上述派系以外的中立人士

。第一位是學者從政的翁文灝、第二位是國父的哲嗣孫科、第三位是與他共同北伐時的有功將領何應欽、第四位是堅決反共的閻錫山，這四位閣揆

都與派系不沾邊的。政府遷到台灣後，蔣總統所選任的三位閣揆中，俞鴻鈞和嚴家淦兩位是絕對的超然人物。至於陳誠兩度任閣揆是在台灣風雨飄搖的時代為蔣唯一可以信任的軍事將領，決不是因為陳誠是青年團系領導人的關係而被重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快臨前夕，蔣中正已探悉到戰後英、美兩國領袖想把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的惡毒主意，所以他在中、英、美三國領袖在開羅舉行的高峰會議中力主應將台灣歸還中國。大陸棄守，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時，美國在放棄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白皮書後又有一個更為惡毒的意圖，想用負責支付中華民國退守台灣六十萬大軍軍餉的方法來控制蔣的政權，但被蔣悍拒。美國的謀略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又有傳言說美國想扶植另一個軍事將領來取代蔣中正，這更證明蔣依靠陳誠來堅守台灣的苦心，與派系扯不上關係。

CC系與蔣不親密

CC系的領導人陳立夫是蔣中正身旁主管機要的謀士，基於這層關係，讓一般人誤信蔣深愛CC系，下列三事可以說明，蔣對CC系並不是想像中的親密。蔣在立法院開議後的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約集立法委員中的國民黨籍委員開會，宣佈將提名張群出任第一屆行政院院長，CC系的人竟在假投票中主張改提名何應欽來代替張群，蔣甚怒之下，便另提名與派系毫無瓜葛的翁文灝，將CC系的人馬恨之入骨。

第二件事是蔣於一九五〇年在台灣復行視事後第一次提名陳誠組閣，隨即強令CC系主人陳立夫遠避美國，以免他干政；使陳在美國過了二十多年艱苦的放逐生活，蔣中正逝世後才由蔣經國總統將陳立夫迎回台灣定居。第三件事更是十分玄妙，蔣中正競選最後一任總統時遴選副總統人選

的三個條件是(一)忠貞(二)資望(三)體能，政壇上及一般人都預測知名度最高的谷正綱是個不二人選，因為論忠貞，蔣在一九四九年新年剛過後宣佈下野時，谷正綱是唯一的一個中常委中痛哭流涕地懇求蔣不要下野，才能穩住政局的人，蔣在徬徨無助之際，對這忠貞熱誠的投注應該是感到非常窩心的；論資望，谷正綱是蔣在改造國民黨時所親選的幾個改造委員之一，且曾任過內政部和社會部的部長，資歷完整；論體能，谷正綱在同一個時期內擔任選舉總統的國民大會秘書長、世界反共同盟理事會主席和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理事長三大職務，還須不時在國外奔走呼號，卻始終不顯疲態，是個貨真價實的鐵人，正符合蔣所訂的三個標準。谷正綱私下也不諱言他自己是個可能的人選，結果是暴出冷門，蔣中正所選的又是一個與派系不沾邊的財政部長嚴家淦。內幕新聞說谷的不能出線就是他與派系兩次沾邊。

被貼標籤谷正綱無奈

國父逝世後，有一批黨國元老搞個西山會議，谷正綱曾是西山會議派中的一員，其後又說谷是CC系的人馬，其實谷很無奈的辯解說他僅是CC門上所貼的那個門神，開著門的時候他在裡邊，門關了以後他是在外邊的。又有一說是國民大會選舉主席團時，谷正綱獲得整整一百票，遠遠超過張群、何應欽兩位大老的三十多票，令蔣中正認為他有搞派系的嫌疑。以谷正綱崇隆的聲望和完整的資歷竟不能得到蔣的賞識，取得副總統的高位，就連五院院長的幾位也都多次擦身而過，政壇上的人也都為他抱不平，也是黨國元老之一並曾任內政部長、黃季陸，就以安慰的姿態揶揄谷正綱說：「你們貴州人何應欽、劉健群、張道藩三位院長都沒有後人，你獨有五個兒子，你怎能夠登上五院院長的寶座呢？」真是諛而不虐。

行憲以來所有為蔣中正屬意的行政院院長都與派系不沾邊的事實已如上述，即令是蔣下野後由李宗仁代總統提名的居正雖是開國元老，但也因他與李宗仁的第三勢力沾上邊，蔣仍暗中將居正拉下馬來。事情的經過是立法院第四會期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投同意票的前夕，蔣派機要秘書曹聖芬遠從蔣的居住地浙江溪口飛到廣州，向黨籍立委傳話，希望否決居正的任命，結果在三百零三位出席的立委中僅得一百五十一票，以一票之差落敗。

蔣中正因為憎恨派系，一到台灣便改造國民黨，要使黨內無派。為了貫徹他的這個理念，使出了他的鐵腕作風，首先是將政學系和CC系中兩個主要人物藉機加以嚴懲，以收殺雞警猴之效。政學系的王世杰是他總統府的秘書長，因傳聞王處理中央和中國兩個國有航空公司留在香港的七十餘架飛機，有圖利美國人陳納德之嫌，蔣即不手軟地將王撤職查辦。因為陳立夫已放逐美國，齊世英便成為立法院中CC系的領導人，在審查一件電費計價法案時，CC系的立委不贊成行政院的政策，蔣一怒便將齊世英開除黨籍，齊知蔣意已決，沒有轉圜餘地，也就只好無奈地說他今後可不再繳黨費了。

蔣憎恨派系到極點

蔣不但嚴懲派系中的要角，連談論派系的人也不放過，這顯示他憎恨派系的程度已到了極點。台灣大學的訓導長傅啟學寫了一本小冊子詳述監察院中的派系，結果是將傅加以申誡後又停止一段時間的黨權。

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免不掉有很多政敵來攻擊他，說他製造派系使之間爭來鞏固他的領導地位，耳語一出，聽者傳開來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這本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蔣中正因此指上了黑鍋，真是冤哉枉也。